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藹父較閱

辛酉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繼陷張神武零騎渡河  
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卽所部二百四十人亦  
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  
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迹同歸一意惟  
以神武末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  
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  
欲死矣○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僞官被賊大  
發兵于三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修燒燬

民房不知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  
活文龍先于二日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  
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  
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  
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  
而鬻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  
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  
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  
力盡而不抹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

魚肉以爲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抹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王紹勲。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以危也。伏祈嚴勅經撫。消融成心。亟圖揀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賫銀兩宣諭朝廷。意偏加賜賚。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社稷。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覆刑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臣臧爾勸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

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攸屬向皆取諸額編乃遼事潰而添兵添餉添盔甲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乘時之急值用之窮皇上厯念計臣之無措而發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撙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初陷遐邇驚惶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糈所自出顧兵非吸露殮風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厘厘要辦粒粒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邊腹共調兵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召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薊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黃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

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而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寧招兵買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薊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因延緩虜警，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匹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

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建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旣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造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邊腹調募之兵。未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柯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各。又御史鄒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劉輔



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略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昨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共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卽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卽桑孔重生、劉晏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纓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牆。國家以奴酋爲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卽爲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于兵也。此外河西索戰車。海上索兵船。各路索盛甲器械。卽以天地爲爐冶。億兆爲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騾戶。苦無腳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又徵紙甲。捨刀纔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輓極道路之艱。卽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矧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紛求。臣與司空日相蹙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聖明再發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爲兵。缺車乏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剩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槩責。俟有急用。方敢奏請。至于戶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問之田賦。田賦不載。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利  
孔既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既完正  
擬奏。聞而登萊巡撫陶朗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  
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郎機等件連安  
家行糧共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  
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  
卮。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蓋兵工之窮。原無長物。  
而司農之苦。未可告人。堂堂天朝。臣未敢纖細畢  
陳。示窘于四夷以傷國體。除戶部經費甚鉅。百凡  
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請外臣謹先將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聞

王在晉題初廣寧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搏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舉。朝靡不心服。然臣部慮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卽見在之數。未經查覈。然據臺臣齎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矣。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旣食餉。卽謂之兵。旣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爲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敵。設使典盛賣甲。則精銳立化爲頽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爲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士兵招來潰兵未必全  
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  
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盛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  
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  
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途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  
無損壞而經臣咨部謂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  
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遼東者必重新  
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  
頭自爲打造經臣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鑪錘獨錢糧  
難處處無以應細查內庫盛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何以備

京營之取用輦轂重地武庫空虚猝有緩

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暇爲遼左計而

先爲

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今爲邊疆

取竭。援遼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氈帽布

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憊之狀以待挑

選乎。官兵畏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

備。問鞍馬則曰不整。裝貧做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

性命。然則撫劒疾視以無懼爲主者。恐無其人。獨念

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斥一兵則前

銀卽化爲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驤上駟邊兵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露積以待轉輸人馬皆空腹以需草糗昨奉聖旨以遼運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搏霄人運之法人人以爲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爲一時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三臣誓心滅賊凡外來奏



疏一一依行非敢互異戰車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  
發者絡繹于途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  
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盔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  
一查發運米車牛亦會題買辦矣。調募之兵四川湖  
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期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  
忽轉而爲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  
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倚以  
爲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藉以敵奴之衆。  
第使不爲我患。不爲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  
意于東。卽爲用夷之要着。其來與否。我不能知。來矣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卽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趨。戰無定形。劫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饑饉飽颺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爲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爲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憑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佟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冰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入都卽定此策。近見奴酋縱焚旅順房屋，正恐我兵之久泊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寧，貼危而京師震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沍寒，海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旣恐震盪之堪虞，逼鄰虜穴，又慮焚燎之爲患。屆期似當令各營收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須用旁擣。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卽攻金州等處，一面傳諭。」

毛文龍王紹勲進兵夾攻。一面招致鐵山長生島朝鮮團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敢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急。都城之衆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畏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汛之師。海棲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旋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加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克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艤泊聲勢相連。首尾互援。而沈有容所統之福

兵檄令其分防各險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番不得潛離汛地臣部嚴催江淮福建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爲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祈 聖諭再勅朝鮮暫時接濟用過米粟通計數目卽於監軍梁之垣所賫銀補給如不足待春汛後補給一遇天兵進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卽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勲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矣○尚書張鶴鳴奏佟卜年爲經略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空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贖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遼左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來所用遼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萬而已。卽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

帑金四百萬少紓目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  
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  
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允行令  
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  
事無窒碍者約計可辦之數仰候聖裁俾臣部遵  
奉施行

王在晉題邇接遼東總兵劉渠塘報內稱七月內有  
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  
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  
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過河探聽河西多少兵

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佟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吃用又稱奴酋共領眞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遼兵三萬俱住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凍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佟養眞後避居龍川請兵朝鮮朝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差張獻政往遼城內偵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



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狂酋窺我虛  
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焉自古行兵  
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  
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  
風雨腐浥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實之倉  
困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爲盜資  
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饑餒且將壯丁遷徙蓋州  
以就食臣每念及輒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  
也今兗華島河東堡船家務柳河口等處堆積芻糧  
甚多賊之生心久矣遷延不運以待牛車車牛何能

猝辦卽辦何能猝到卽到何能猝運。眼視糗糧之山積。而致令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逸。人情自當樂赴。豈真木雕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轉眼河水將合矣。路遠者當用餉臣所僱之小車。地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選軍士。挨隊以搬移。或增添腳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悉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二百里荒瘠之區。旣不

得因糧于我虜。必逡巡却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奇掩襲。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衆爲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左右支吾。我卽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繼陷。人情洶洶。幾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佐成行。謂宜羣策畢舉。收功旦夕。乃諸臣諦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盔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除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  
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  
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  
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至微物件豈以帑貲百萬  
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  
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黠虜之威耶  
報抄傳頓減我軍之氣臣部馬上催兵工部運車載  
料日無停晷何嘗少懈目前緊事只宜練軍選將整  
器繕具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  
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艱。任已克承誰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墮摩拳擦掌之氣。此臣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之功者也。奉

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浥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運解過甲仗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玩本都當拏問姑着策勵任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心擔任不得仍前推諉致誤軍機。○侍郎王在晉題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着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關潛圖協應虛實之  
形頭頭熟覷緩急之勢着着不差我欲登萊進兵奴  
發魚皮韃子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遼陽東一城  
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賽還鄉解散此有謀  
彼有備隨方設間謀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  
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  
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雜而意見紛  
一言而衆撓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萊兵寡臣力  
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

奴之反顧乃朝鮮之役羣言噂沓無不爲梁之垣王  
紹勲請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棟剩兵一千  
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  
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縱男女回家安心西嚮萬  
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躡否萬一奴犯登州  
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林否廣寧日望西虜爲前驅  
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憂蹂  
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遽撤按  
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  
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遇風順半

畧可渡卽冬月未必無半畧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合萊兵遙爲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海上有兵猶懷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爲質。宰賽欲報奴酋以寬其子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構。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壻而東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虜虺之時不能爲首尾相應之勢。遼事可憂在此。夫河西半載精神用于餌虜虎酋恐傷宰賽之心。旣不能爲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約。或尙願離彼之羣。謂宜用計調停吹散虜



與以絕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逡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卽不然。必選擇名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挈糧馬。不帶料草。枯水凍。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瓦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矧山海單虛。關門鎖鑰。倍空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薊昌兵馬發回。仍守薊昌。分布喜峰口。北挑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室家墳墓在焉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涉者功相萬也。再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薊鎮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劄緊地護衛陵京而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爲整頓以防入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鬪暫爾屏息臣目前所辦者催兵催馬催餉催二萬胖襖出關再請續發二萬大催辦綿花布襖以抹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催

儻勤限趣程勢同揅焚拯溺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  
軍中號令有不獲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係乎人主之  
威命賞罰爲御世之大權勵衆勸功必先法令今河  
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卽思逃遁如此卽  
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巾  
命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  
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曩者遼瀋失守東則有海可  
逃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有一關門及喜峰口等  
處關門決不容逃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  
把守不容逃兵驀越旣無可逃之路須懷死綏之心

進。步。封。拜。在。前。還。一。步。斧。鑕。在。後。將。官。逝。者。一。槩。  
論。斬。文。臣。逝。者。必。從。逮。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卽。  
中。風。果。真。亦。令。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  
管。餉。司。道。先。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  
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  
心。而。後。望。生。全。之。路。仰。祈。天。語。嚴。飭。明。著。章。程。則。  
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爲。用。乎。然。勸。懲。  
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並。行。有。投。醪。挾。纊。之。恩。纔。可。  
鼓。社。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惠。始。可。望。沈。船。破。  
釜。之。功。今。嚴。霜。砭。骨。而。棲。風。之。士。單。寒。半。菽。如。金。而。

麤糲之食未飽。擁瓊林之積。而徒令削鐵于針頭。怡堂燕之安。而罔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如洗。四方之苦堪憐。索費索逋。趾錯于堂。愧無隣之可乞。請金請帑。聲聒于耳。曾何計以支撐。天聽轉高。難排閭闔而亂萌。潛伏憂在蕭牆。不先事而預圖。恐臨期之既晚。臣欸欸之愚。慙據芹曝伏祈聖明一裁。炤焉奉

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窾。該部便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官求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卽給散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  
輯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鬪毛兵殞  
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逮舊撫李維翰

巡按方震孺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戶盡數西奔正  
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  
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火  
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  
之不屑爲者而臣自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  
心耳 皇上速下一 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  
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

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  
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空宿兵一枝專殺逃  
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慟  
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孺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  
遼路迎經臣卽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着不可用。併  
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  
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  
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兩臣無疏  
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

中引臣書。枕謂撫臣。心情意懶。此臣與撫臣時時面  
相質証者也。臣賚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  
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銳于滅賊。而一時賊未  
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湊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  
以守而爲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  
卽是戰具。今人饑馬疲。守旣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  
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  
今糧運艱難若此。旣要進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  
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空堂  
堂。正正旣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



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嚮應定有縛叛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之相合哉

閣臣葉向高言廷弼化貞作用旣殊而使化貞就其節制舉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卽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曉運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

五百餘輛職卽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夷牛又差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銷不知新餉久已斷絕何處支銷且造車無匠趕車無人遼之丁壯旣皆從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斃牛軍賣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遼人所償也不惟物命可惜抑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爲道臣時卽不敢多議牛車價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卽定三兩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遼民多殺牛以賣謂殺則得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顧覓小車之說。業遣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咨部請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賃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并無車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兢兢欲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支右吾。無可爲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直解到者。並無一存。前言如券。僱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行之事。經撫好爲苟難。于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遼左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京師堂奧也。今人人視殘遼如漏艦危檣。視九塞如金墉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爲堂奧腹心之計耳。試諦觀之。遼與各邊均重。急遼而緩九邊。猶曰治標。因遼而弱九邊。則爲釀患。慨自遼瀋繼陷以來。調兵選將。急于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則觀望于去來。遙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值過于行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遼陽之通卒也。此奚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兵。非取之無盡之兵也。再募已苦于長驅。三摘且幾。

手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遼事之遽平將來  
免于調發乎卽免于調發而宣鎮闖邊之虜延緩攻  
城之寇甘肅入犯之羌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  
爲中國患乎屢調之空邊終日延挨爲苟安之計  
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  
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  
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卽于本名  
遼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舊糧卽補新兵兵不減  
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卽食原糧而  
不給內顧在延寧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內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支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卽爲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宜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給贍家給內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名之舊糧

又增一各之贍顧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  
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援遼之名河西多雇  
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各之餉營伍隱蔽哨隊朦朧此  
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  
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矣今  
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  
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將安貯  
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  
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  
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盔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

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旣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卽開送經管職名聽叅旣不解又不叅釀成逋局益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省之誤邊臣也臣蒿目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援兵戍遼贍家內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農之誦不卽催



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  
只筭實數六萬其贍家內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  
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  
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兼以折其衷歲費不過  
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  
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卽有調遣各邊不憂難  
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  
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卽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  
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  
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爲詳悉着該部卽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頃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

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

需請用仍着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

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還與總理官酌

量奏請給發欽此該臣看得遼左軍興經費繁鉅田

賦頻加取足于溢額之徵漏卮難塞外廷無措仰給

于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艱窘倍常仰屋

竊歎

聖明洞鑒無俟臣言若兵工原無編賦可應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茲困荷蒙 皇上慨發 帑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枯苗之得雨也。然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餒而得一日之糧。此留則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樽節者。如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兌給者。今本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所聚且有後虞焉。可須臾之少追乎。邇又議調標兵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襖製兵仗買鐵買硝黃  
買布花僱車僱騾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轉運極  
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曾具疏代請  
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敷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  
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 帑金已奉 明旨

專備東事緊急着臣酌量奏

請臣再四籌之當先

發四十萬以採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  
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  
項解發明白題 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  
剩 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酌 請餘銀悉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遼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 聖明

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四日連得遼撫書要乘  
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  
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  
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  
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搗力闢以守待戰之非弼  
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  
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道皆來聚驛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督兵設伏出奇  
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署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遲矣  
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遼陽初失惟公  
指教矣弼曰河水阻而擺兵河水合而撤退報賊虛  
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  
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  
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衛遼海百  
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頗  
繁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諜報賊無兵賊  
忙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何曾一驗故

勸公內防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厲兵秣馬儲糗治械  
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爲  
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首肯。不敢對彌。遂于十一月  
十四日回右屯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述。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話言。及地方  
兵馬糧草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聞于閣部臺  
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切謂國家費數千萬金。  
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

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僂之禍。則前此遼人之殺僂。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詘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兵欲告廟。余亟止之。以告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合。



遼撫管曾爲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屬生熊畢竟  
以此銜之王亦不少遜嗟乎 國家事大可以一  
字而生嫌隙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  
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  
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係重價買造  
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  
十金是淮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矣七千金買船  
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  
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丐子而應篙師之數。以遊食而充把舵之人。舟人既望洋而昏眩。帆檣遂逐浪以飄颻。目今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踵前弊。不問人之習不習。卽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遽稱戰艦。臣懼其葬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嘗試也。通查王錫斧船是否本官買造。係何有司經營。其水兵是否本官雇募。係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仍令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不至虛靡。是兵船之虛飾。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爲三軍司命。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奮

不顧家國讐未報滅此後食古有扶疾以視陣裏鎗以血戰者彼獨非人也耶薊鎮何地視殘遼有安危與共之形援遼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楊茂春身爲主帥分宜捧檄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臥以謝事未遇敵而先朒縮屢奉令而若罔聞朝廷之令旗不能強之一出行邊之司馬無以誠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尚有乖於損軀報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能追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遼事興而文武各官無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耗

以欺。君獨不思官爲朝廷之官。則身爲朝廷之身。事如可爲。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爲。惟一死以報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謫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毋輕縱之歸。俾儒帥效尤以開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矣。遼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事事粉飾。象人塗馬。空勞調募之紛紜。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簸弄。向使人無

鑿坏遠遁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惕。國勢自此而強。東西之變不足平矣。

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卽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試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卽羸弱如宋。以旣吳之強。關地萬餘里。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橫其勢何如元昊而海內縻爛決裂至此果何故耶。大劄千言萬語只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置不卽點視漫云數少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黥士兵之面以別記驗于是統領人樊龍樊  
虎一呼卽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  
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叅將萬金王  
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牆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伏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  
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民米田自遼陽  
逃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  
急楊氏洶洶思復故主重慶旣破夷目羅象乾撤衆  
回巢楊福等邀之巨路進兵直搗遵義屠印通判

城亡走貴州○石砭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略  
納溪瀘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  
隆昌璧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  
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提督  
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遐想奢酋作亂  
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  
五十餘員踞重慶圍城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  
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辨髮束額民俗立  
化爲夷于時川省衿紳魚驚鳥竄胼胝瘡痍家衆



流離叫閤叩闕天日爲慘此乾坤何等時耶  
自古未有總理戶兵工三部之官舉朝因遼事  
倥偬公推屬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竝劇于是  
舉朱爕元張我續爲督撫推楊愈懋薛來胤杜文  
煥爲總兵秦良玉領兵義襲奢社輝把截烏江川  
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  
要區霑益永寧歸巴荆沅以及敘州二郎關等處  
或遏其衝或絕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  
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  
上鎮雄馬湖烏蒙烏撒等兵則自上而下楚兵

其東塞夔門以備策應秦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  
聲援請 內廷之發 帑督農部之僨帑借工部  
衣甲銀于夷陵運烏銃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  
辦鞍馬衣糧數月之間手如沃焦事同紛蜩而蜀  
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  
慶有岌岌垂危之勢焉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俞展經

兵部等衙門 題因經撫不合奉 旨會議臣等於九  
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  
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  
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旣集之後。經臣奉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旣有。專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吸呼。着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全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  
荇業奉。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  
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  
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  
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  
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皇上  
嚴。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  
大兵渡河。經臣卽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間謀  
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卽仍前畫地分守。申嚴。功令。  
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勅。

下施行奉

聖旨遼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  
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着實遵行不得違玩  
其目前機會可乘着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偵探未  
實還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勦經  
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竝論道將各官  
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  
着巡按官指叅奏重治不饒

遼瀋死戰卹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  
業贈都督同知蔭太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

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  
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  
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  
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  
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  
戶侯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遼左軍興歲經四易經費  
繁浩萬萬難支只爲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熬民之  
骨馬牛蹢躅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  
疆乃尺寸未復而內帑之藏屢發矣外府之積已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清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  
難停其銷筭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竇之多  
也曾具疏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遂屬分巡  
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未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  
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  
詭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  
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  
監司明則糾叅暗則劣考或改駁以杜侵牟或按法  
以罪書識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旣核糧數自清若徒  
責成于餉司戶部之精神雖貫而部院之血脉不聯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  
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敵體而不嚴  
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  
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  
兵糧可不由該道覈覈而逕行給發耶遼陽廣寧原  
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  
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  
悉照兩手所能打筭卽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  
道挑精壯以爲親兵將官養家丁以供廝役名糧驟  
增頭等影護皆無下丁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二等衝



鋒陣陣以管鋒鎗。各營家下書記等役。有名無實。替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舉發。餉司何從執簿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惜體面而不能盡言以救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惜面情而不能盡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都中傳聞。遼左多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身重命。見賊先爲股慄。言戰卽爾膽寒。且懼營伍摘發弊竇。猶鼠同眠。不操不練。傳國不云乎。食餉則多。計兵則寡。匿逃損不報。以無爲有。一人一馬。兩三處造支。分影爲形。固行間宿蠹。而當日爲甚。至于無虛。

扣五分攤坐紙紅交際院道不能禁餉司不敢禁夫  
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餽乎。經臣面囑嚴  
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樓文勝等開報。蓋有不能竟  
其詞者矣。臣閱經臣書云人倚狐城而難問。事忌鼠  
器而諱言。舍監司將領狐鼠將安所托哉。遼東額軍  
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  
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  
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于新兵  
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  
增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

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曠役爲數必多計日查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叩明移送餉司支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竊武生把備之名給劄移咨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儲將材下之不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爲餉盡。須擇其人果有智能勇技方登糧冊不則亟爲汰革此亦清糧之一端也。廣寧人馬數多糧草騰貴車力有限轉運至艱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輪守山海旣勞逸之適均亦其若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糧

買較易關門不苦無兵河西不苦無餉若一人抵關  
卽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動稱未足調募窮而供億  
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遼司道寥寥有幾強半稱疾意  
懶心灰延挨度日皆緣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  
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効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  
以待殊遷彼邊道且一年筭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  
級之例今危遼與狼虎爲隣其視邊道何如哉各官  
陞遷須另設一規格俸積勞深邊疆寧謐或加銜留  
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別玉門可以主還庶盡  
薄軀躬朝上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朝廷

操陞擢之權邊臣絕請告之念其撫按在外憂危  
困憊以日爲年宜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  
科斂者喜叅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  
尚方之劒賊少則嚴戍遼之條有能智勇出衆廉慎  
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其新舊遼餉按月關給  
務查實兵實餉實放實支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  
車營一體嚴覈尾閭旣塞則滄海常盈螳穴盡除則  
隄防不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  
賜經臣清理一疏爲養兵勦寇之先著矣奉  
聖旨遼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邊計着

該部逐款詳議着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樞經撫  
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嚮國世以韓白擬  
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負氣徒  
爲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  
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荅總部侍郎王在  
晉之夷氛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  
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  
而遼事不足平矣尤願票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  
議者毋佐閑以成其愎庶不至前政後虐而損荒之

雅可奏鍾鼎之業可成也

遺事實錄卷之六